

## 文史哲苑

## 《圣经》与人文精神教育

浦卫忠\*

(北京青年政治学院教务处, 北京 100102)

**摘要:** 每个人所处国家的不同和接受传统文化的不同, 都会影响到对人文精神的理解。与理解当今西方社会, 理解对方的人文精神, 必须了解《圣经》在西方文化传统及当今文化传承中的重要地位。《圣经》是基督教经典, 也是西方文学、历史、法律和哲学的源头之一。在当今的西方社会, 《圣经》仍然渗透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关键词:** 《圣经》 人文精神 中外文化

**中图分类号:** G03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1008-4002(2006)01-0068-07

每个人对于人文精神的理解都不同, 因为他们的国度不同, 所接受的文化传统不同; 各个国家对于人文精神的解释也是不同的, 因为他们的历史不同, 文化传统不同, 价值观念也不相同。由于文化传统与历史积淀的不同, 自然也会引起价值观念、道德规范和社会准则的差距。如果相邻的几个国家由于文化、经济、社会交往频繁, 在价值观念、道德规范和社会准则等方面的差距也许不会太大, 比如中国与韩国等周边国家; 但如果两个国家的文化差异极大, 那么, 在价值观念、道德规范和社会准则的差距也会非常之大。中国学生到西方国家留学, 在初期总有一个不适应期, 并不完全是留学生们自己的问题, 在相当大的程度内, 还是文化传统的问题, 以及相应的价值观念、道德规范和社会准则的问题。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 西方之风长驱直入, 不仅青年一代, 中年甚至老年人, 也开始带着怀疑的眼光来看待自己的文化传统与价值体系。即使在这样“暖风吹得游人醉”的情况下, 我们仍然很难理解西方人的价值体系, 以及他们的文化观念。也就是说, 你不是一个土生土长的美国人, 你就很难深入到美国社会之中; 你不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德国人, 你也很难融入到德国人的社会之中。因此, 作为一个中国人, 要理解世界, 要理解西方社会和国家的“人文精神”, 必须了解他们的文化与历史。

从某种意义上说, 文化是一个包罗万象的体系, 国家、民族、社区、人群, 由于各自的历史与文化的传统, 都有着区别于他人的文化传统体系。这并不意味着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时代的到来, 已经缩小了国家、民族、社区、人群之间的差异, 相反, 这种差异不仅始终存在, 而且在国家的利益上, 在民族的利益上, 这些差异不仅没有缩小, 反而逐渐明显起来。

《南风窗》总第302期刊载了一篇名为《中美外交“误解”何在》的专访, 被访者王辑思是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 中华美国学会会长, 在谈到“中美交往过程中出现不信任, 是否都在于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这一问题时, 王辑思教授谈到:

“撇开具体利益不谈, 中美之间还有一个大问题: 不管是儒家的影响还是其他传统文化的影响, 中

\* 收稿日期: 2006-02-20

作者简介: 浦卫忠(1953—), 男, 教授, 主要从事历史学和青少年理论研究。

国人并没有至高无上的一神的观念。直到今天，中国绝大多数人都没有任何宗教信仰，当然信教的人数可能在增长，信仰各种宗教的人都有。但在美国，90%以上的人信仰神，多数人是信仰基督教里面的上帝。这就造成中美之间一个巨大的反差。小布什来中国还要到教堂去做礼拜，他确实是带着宗教眼光看世界的。宗教在美国是一个无孔不入的东西，带着宗教的眼光做价值上的判断，做整个世界的判断，是和我们不信教的人很不一样的。美国人看世界是黑白分明，好的就是好的，坏的就是坏的，但体制上还是政教分明。一些中国人看美国，认为美国人一切从利益出发，是因为他们是一切都从利益出发的。同理，美国人看中国也带着自己的先见：他看到的并不是你一切从利益出发……美国人认为中国从小学就开始教育国民信共产主义，将来就是要危害美国利益的。而我们说不是，于是就相互防范。现在两个国家不再为这种问题吵架，只是心里头都这么看待对方。要挖掘这个根源，和信神不信神就有关系。进一步说，要真正了解美国，要了解他这个社会是如何构成的，政策是如何决定的，就要钻到他们心里去看个究竟……”

王辑思教授还谈到：

“社会越往保守的方向走，看世界就越带一种宗教的眼光，而且越需要用近乎宗教的语言来阐述哲学观……美国在所有的大国中仍然是最强调意识形态、价值观和宗教眼光的。”<sup>[1]</sup>

这实际上意味着美国社会的价值体系中，宗教精神占据了相当重要的地位。

中美之间的冲突可以有有很多方面的原因，当然也有意识形态、价值观念方面的原因，但我们很少会想到中美之间的冲突也有宗教方面的色彩。

中国文化是在儒家思想体系下逐渐完善起来的，其中也包括了先秦诸子中的道家、法家、墨家、阴阳家、农家等思想流派和后代各著名思想家的思想。从某种意义上，“得志则兼济天下，不得志则独善其身”，既有儒家“以天下事为己任”的责任意识，也有“笑傲江湖”的道家风范。“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只是历史的一相情愿。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历史的意识也是非常突出的，从《春秋》开始，一直到今天的“二十四史”等，其中对英雄的赞颂，对正义的讴歌等等，逐渐形成了中国的文化精神。可以说，中国的文化精神，可以从《十三经注疏》、“二十四史”（或“二十五史”）中寻找，从家训和蒙学课本中去找，从民俗中寻找。同样，西方文化并非一日所形成，它也有自己独特的源头，那就是《圣经》。

《圣经》是基督教经典，当然可以称之为宗教经典。但由于西方社会的独特性，《圣经》又成为西方文学、历史、法律、哲学的源头。可以说，《圣经》在西方各个国家的文化地位，相当于中国的“十三经”和“二十四史”。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的卓新平先生在其著作《圣经鉴赏》的“前言”中说到：

“了解世界文化，必然会接触到《圣经》。《圣经》不仅是犹太教、基督教的正式经典，而且也是世界文化宝库中的珍品。这部巨著浩浩上千章，洋洋百万言，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印数最多、发行最广、翻译文种最多的书籍。作为宗教经典，《圣经》是基督教徒的必读之书，信徒们在书中领悟基督教教义，寻觅信仰的真谛，获取灵性生活的依据。作为珍贵的史料，《圣经》记载了犹太民族和古代地中海地区其他民族的历史发展和变迁，成为史学家们探赜索隐、洞幽独微的指南。作为古代文献，《圣经》涉及远古社会的神话、传说、历史、体制、律法、民俗和伦理，是一部包罗万象的古代文化百科全书。作为文学杰作，《圣经》汇集了多种风格的诗歌民谣、叙述故事，是世界广为流传的众多文化典故之源，为世界文学、绘画、雕塑、诗歌、音乐等贡献出奇特的构思和大量的素材，因此，人们对认识《圣经》究竟是怎样一部书，熟悉《圣经》书中内容和故事，以及探讨《圣经》对世界文化之宏远影响的兴趣一直都很浓厚，悠悠千年，经久不衰。”<sup>[2]</sup>

《圣经》不仅是一部宗教经典，同样也是文学与历史、哲学的巨献，甚至可以说，是西方文化与传统的源头。研究西方的人文精神，我们不能不谈到《圣经》；研究西方的高等教育，我们也不能脱离开《圣经》，这是因为，在浓厚的宗教氛围中，在社会的大多数人群都信仰宗教时，《圣经》就不仅成为宗

教经典，也是文学经典、历史经典与社会规范、道德准则。很难想象，生活在西方社会，而能不读《圣经》；也很难想象，西方社会的人文精神能脱离《圣经》而独树一帜。这样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西方社会的人用一种宗教的眼光看世界，这不是因为我们的学者要把宗教精神融入人文精神之中，而是在西方社会人文精神从未脱离宗教精神。

一般认为西方文明有三大源头：古希腊文明中的科学理性传统、古希伯来文明中的宗教伦理思想、古罗马社会中的群体法制观念。“在《圣经》中，我们可以直接或间接地看到这简称为‘希腊人的哲学、犹太人的宗教和罗马人的律法’的西方文化三要素，而且，人们还特别指出古希伯来律法观、契约观与古罗马法制观和仲裁观的不谋而合或殊途同归。这样，不少人认为《圣经》传统已总括了西方文明的诸要素和大趋势：理性精神达其科学体系，宗教伦理立其人际关系，契约律法构其立宪政体”。“文化史意义上的‘西方文明’与宗教发展史中的‘基督信仰’有着不解之缘，西方文化现象这一典型的基督教特色，自然也使《圣经》在其各族各国的社会生活和文化进程中占据了独一无二、甚或至高无上的地位，导致它对西方各族人们的思想、心态和文化色彩产生出全方位的影响，令其传统在很大比重上构成一种《圣经》的思维特色、主题特色、甚至语言特色。”<sup>[2](P394-337)</sup>

早期西方哲学可称之为“《圣经》哲学”，西方文学可称之为“《圣经》文学”。而西方社会的音乐、绘画、雕塑等艺术都受到《圣经》的极大影响，无论是题材上还是内容上都以表现《圣经》为主。如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三位艺术大师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拉斐尔，他们的作品都以《圣经》故事和人物而著名。在哲学、文学领域更是如此。在欧洲文学史上，文学家们更多地谈论到的是文艺复兴、启蒙主义、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等等文学流派和现象，更多关注的是人性的复活，但文学家们恰恰忽视了这些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形象，仍然带着浓厚的《圣经》文学的色彩。也就是说，文学大师们的作品，虽然开风气之先，给世界文坛，特别是西方世界的文坛吹来清新之风，神学色彩逐渐淡薄，但这些文学作品仍然没有能够完全脱离《圣经》的窠臼。英国的莎士比亚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最杰出的诗人和戏剧大师，而在他的剧作中，平均每出剧引用《圣经》达14次之多；而另一时期英国代表作家弥尔顿的《失乐园》、《复乐园》、《力士参孙》三部著名作品，本身就取材于《圣经》故事与人物。浮士德是德国16世纪民间传说中的一个角色，他用自己的血与魔鬼订约，出卖自己的灵魂，以换取在世间的权利、知识和享受，德国文学大师歌德在此民间传说的基础上写成了不朽的名著《浮士德》。从狂飙突进的1773年起到1831年全部完成，将近用时60年之久，四易其稿。从1806年《浮士德》第一部脱稿到晚年集中力量写第二部，中间也有20年的距离。歌德描述了浮士德一生发展的过程，他如何摆脱中古时期的蒙昧状态，探寻新的道路，跟一切困难和阻碍搏斗，克服了内外的矛盾，最后得到了“智慧的最后的断案”。在《浮士德》第一部中主要描述了知识悲剧和爱情悲剧，第二部描述了政治悲剧、美的悲剧和事业悲剧。歌德塑造的魔鬼代表了文艺复兴以来欧洲资产阶级的另一种类型，对生活采取玩世不恭的态度，歌德塑造的魔鬼主要有两重意思：天帝和魔鬼打赌时说，人们的精神总是容易懈怠，贪图安逸，因此他才造出魔鬼来激发人们更加努力；此外，歌德还给了魔鬼另外一个任务，通过他对于社会上落后和反动的现象给以尖锐的讽刺，诸如当时大学里的课程、唯心主义哲学、浪漫主义诗歌和骑士小说、教会和宫廷的腐败、新兴大都市的罪恶、殖民主义的海上掠夺等等。在歌剧“天上序幕”中，歌德采用了《圣经·约伯记》的形式，以三位天使的光临而从太阳谈到大地，从风雨雷电谈到芸芸众生，从天使的歌唱引到天帝与魔鬼的对话。在《浮士德》的结尾处，歌德也借用了《圣经》的图景和意象来表达其诗意，为浮士德的灵魂得救升天进行烘托。列夫·托尔斯泰是俄罗斯的伟大作家，他的作品描写了1905年革命前的旧俄国，提出了许多重大的社会问题，并且拥有巨大的艺术力量。列宁曾高度评价托尔斯泰，认为“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但也有很多文学评论家指出托尔斯泰的作品中有着深深的宗教痕迹，在文学创作上受到《圣经》的深刻影响。托尔斯泰最后的一部长篇小说《复活》，从书名中就可以看出被指为“托尔斯泰主义”的《圣经·新约》中反复阐明的拯救、复活、升华之思想。此书题词引用了《圣经·新约》福音书中的四个语段：

1、“那时候，彼得来问耶稣：主啊，我的兄弟得罪我，我该饶恕他几次呢？七次够吗？耶稣说：不是七次，而是七十个七次。”（《新约·马太福音》第18章第21—22节）——托尔斯泰以此告诫世人要学会宽恕。

2、“你为什么只看见弟兄眼中的木屑，却不管自己眼中的大梁呢？”（Why, then, do you look at the speck in your brother's eye and pay no attention to the log in your own eye?）（《新约·马太福音》第17章第3节，《路加福音》第6章第41节，）——托尔斯泰以此告诫他人，要严于律己，正人先正己。

3、“你们当中谁没有犯过罪，谁就先拿石头打她！”（《新约·约翰福音》第8章第7节，）——托尔斯泰以此告诫大家，人都是会犯错的，人无完人，各有其错，要学会宽恕。

4、“没有哪一个学生能够超越他的老师——但是，所有的学生在完成他们的学业后，都会类似于他们的老师。”（No pupils are greater than their teacher; but all pupils, when they have completed their training, will be like their teacher.）（《路加福音》第6章第40节）——托尔斯泰以此说明自己的作品不过是为了证明《圣经》，而自己的作品不可能超越《圣经》。

有不少文学评论家在评论《复活》以及托尔斯泰的思想时，往往用“托尔斯泰晚年回归宗教”为注解，但实际上西方文明中的《圣经》思想或基督教思想始终影响着各个时代的文学家和思想家们，生活在这样的社会与文化传统之中，托尔斯泰不可能不受到宗教的影响，并不是他晚年开始信奉宗教，而是宗教的思想始终伴随着他。<sup>[3]</sup>

无论是《圣经》，还是基督教，对西方社会的影响都不可低估。《圣经》不是基督教，而是构成基督教的基石，没有《圣经》，基督教也无从谈起。因此，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圣经》思想代表了基督教思想。

西方社会，无论是日常生活，还是社会生活、国家政治生活，都受到了《圣经》和基督教思想的影响。可以这么说，基督教的世俗化是西方社会的一个特点，基督教徒的日常生活与基督教宗教活动密切相关。天主教和东正教的“圣事”有七件：

- 1、洗礼。小孩子生下后八天要领洗。
- 2、坚振。成年时，要到教堂宣誓，作“耶稣的勇兵”。
- 3、告解。即忏悔。
- 4、领圣体。即在做弥撒时，吃面饼和喝葡萄酒，意为吸收了耶稣的血和肉，和耶稣在一起，得耶稣“宠光”。
- 5、结婚。教徒结婚，要到教堂举行婚礼，由圣职人员主持婚礼，求得上帝的祝福。
- 6、圣职，即授予教会职务。
- 7、终傅。教徒临终时，由神甫抹圣油，赦免其一生的罪恶。

新教“圣事”通常有五件：洗礼、结婚、圣餐、圣职和葬礼。

出生、成年、结婚和死亡，都要到教堂，由圣职人员来主持进行。平时则通过宗教活动，如忏悔、做礼拜、圣餐等与教会发生联系。即使在旅行时，我们也会看到基督教的影子：在西方国家大多数的旅馆中，房间的床头柜抽屉里，都放置有一本《圣经》，而这些《圣经》大多都还可以免费赠送，让你在旅行途中也要“手不释卷”，认真学习和领会《圣经》思想。

美国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的夫人——美国民权运动“第一夫人”科雷塔·斯科特·金去世，在2006年2月7日为其举行的葬礼仪式上，1万多人聚集在美国佐治亚州利索尼亚市“新生浸礼宗传教会教堂”为其送别。在容纳1万人的这座超级教堂内，前来参加葬礼仪式的，有政界要员，演艺界名流，以及民权运动的领袖，最引人注目的是美国总统布什以及他的3位前任：前总统比尔·克林顿、前总统吉米·卡特、前总统老布什。4位总统同坐在鲜花覆盖的科雷塔的棺木后面，身后是一个阵容庞大的唱诗班。4位美国总统为1位民权运动领袖送葬，本身就可以说明葬礼仪式在西方宗教文化中的重要地位。

西方的节日也与《圣经》、与基督教密切相关。西方节日中最隆重的是圣诞节。西方的圣诞节类似于我们的春节，但气氛要更加热烈，许多国家在圣诞节前1个多月即呈现出浓厚的节日气氛，商店里的促销活动铺天盖地，而老百姓家中都在购置圣诞树，在住家周围摆放圣诞老人等。现代社会以来，尽管圣诞节的宗教色彩日益减弱，但其本源还是一个宗教的节日。

基督教会历来宣称：《圣经》是上帝颁示的真理，永无谬误，是每个教徒日常行为的准则，也是教会的最高权威。因此，西方社会按照《圣经》和基督教的思想建立起来自己的价值观念、道德规范和社会准则等价值体系，自然成为其人文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圣经》和基督教思想不仅影响着西方社会的日常生活、社会生活，还影响着国家政治生活。美国的施密特教授在其著述《基督教对文明的影响》中提到：“美国的自由和公正受到了基督教原则的深刻影响。托克维尔意识到这两者的关联，他说：‘在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没有像在美国那样，基督教对人的心灵保持如此巨大的影响。’或者一如凯文·艾布拉姆斯（Kevin Abrams），一位犹太作家近来所指出的，‘美国文明建立在基督教道德的基本原则，其源头可追溯到《希伯来圣经》’”。<sup>[4](P250)</sup>

施密特还指出，美国的《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都受到基督教思想的影响。比如：“该文件清楚地反映了《宣言》得益于基督教对自然法的理解。《宣言》所用的措辞‘自然法则和上帝的旨意’表明了这一事实。这些措辞被著名的英国法律学者威廉·布莱克斯通爵士在其《英国法律的注释》（1765）一书有关基督教神学的内容中使用和诠释。这是一本为美国殖民者极为熟悉的著作，这本著作在几乎所有的殖民地大学被列为必读书目。”<sup>[4](P234)</sup>

在总统就职、出访等重要活动时，同样体现出《圣经》与基督教的重要性。如果我们观看布什总统就职典礼的现场直播，印象最深的将不是美国人的爱国热情，而是宗教在美国政治生活中的影响。一位网民记录下了布什总统的就职典礼：

布什总统就职典礼开始，首先是海军乐队演奏开始曲，歌手唱歌，歌词有浓厚的宗教色彩（Heal our land/And guide us with thy hand/Keep us ever on the path of Liberty）。

第二项议程是主持仪式的参议员 Trent Loft 致欢迎词，有 one nation one God 之语。

第三，Luis Leon 牧师为典礼祷告，完全是一篇基督教的祷告词，结束语时虽然没有说 in the name of Christ（以基督之名），但是说 in your most holy name（以你的至圣之名）。

第四，歌手献歌，也是一首宗教歌曲。

第五，副总统切尼宣誓，宣誓用的《圣经》是由切尼的两位女儿手持的家庭圣经，宣誓的结束语是“So God help me!”，宗教色彩更重。

第六，歌手献歌。

第七，布什总统宣誓，同样以“So God help me”结束。

第八，布什总统就职演说。布什提到上帝的有这样几个地方：“从我们建国之日起，我们就宣布地球上的每个男人和女人都拥有权利、尊严和无比的价值，因为他们带有天地的创造者的形象。”（From the day of our Founding, we have proclaimed that every man and woman on this earth has rights, and dignity, and matchless value, because they bear the image of the Maker of Heaven and earth）他引用林肯的话：“非法政权的统治者须知我们仍然和亚伯拉罕·林肯一样坚信：‘那些否定他人自由的人自己也不配得到自由，而在公义上帝的统治下，他们也不会长久地保有自由。’”（The rulers of outlaw regimes can know that we still believe as Abraham Lincoln did: “Those who deny freedom to others deserve it not for themselves; and, under the rule of a just God, cannot long retain it.”）讲到个人自治的品格的形成时，布什提到家庭和社区的支持，其维持要依靠各种宗教传统（and sustained in our national life by the truths of Sinai [摩西律法], the Sermon on the Mount [耶稣的教导], the words of the Koran [可兰经], and the varied faiths of our people.）他还说：“我们带着自由终将胜利的信心勇往直前，不是因为历史的车轮不可更改，而是因为人类的选择推动着事件的发生；不是因为我们自认是（上帝的）选民，而是因为上帝按自己的意愿来行动和选择。”（We

go forward with complete confidence in the eventual triumph of freedom. Not because history runs on the wheels of inevitability; it is human choices that move events. Not because we consider ourselves a chosen nation; God moves and chooses as He wills)

结束语是布什（也是美国人）最爱说的祝福语：“愿上帝保佑你，愿他看顾美利坚合众国！”（May God bless you, may he watch over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演说完毕后，美国海军乐队演奏，歌曲叫“我们祖祖辈辈的上帝”（God of our fathers）。接着是 Kribyjon Caldwell 牧师的祝福祷告（benediction），这次的祷告更是标准的基督教祷告，祈愿上帝保佑美国人民，保佑布什总统和家人，保佑美国的社会和平和经济繁荣等，又讲到美国是 one nation under God，结束祷告的是“以耶稣基督之名”（in the name of Jesus Christ）。

最后军乐队奏国歌。

在浓厚的宗教氛围包围下，基督教成为美国人立国之本，在确立国家制度、维护家庭伦理和社会公正方面起了巨大的作用。在布什或众多的美国人那里，“自由”是伴随着信仰而来的，在地球上遏制专制、建立自由被美国人视为宗教的使命。美国人强调信仰自由，同时也强调政教分离。但事实上是，美国人的政治生活和日常生活都充斥着强烈的宗教色彩。西方中世纪是一个宗教笼罩的时代，文艺复兴时期所强调的“人文精神”自此就与宗教开始了长时间的对抗，但这种对抗表现得越强烈，越反映西方社会的宗教与人文的融合。

在《大红鹰·世纪大讲堂》上（2004年1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周国平先生在讲到“人文精神”时，曾指出：人文精神包括“人道主义”精神、科学精神、宗教精神。“这三种精神我用三句话来概括，一个是人的尊严，一个是头脑的认真，一个是灵魂的认真。所以我觉得‘人文精神’就是说，一个人他活着，他要活得有尊严。同时他要有自己的头脑，自己的灵魂，用自己的头脑去思考问题，用自己的灵魂去安排自己的人生。在那个对世界的认识，对人生的态度这样最根本的问题上，他能够自己做主，如果他这样做的话，我认为他就是有人文精神的。一个社会如果为这样的追求提供合适的环境，这个社会就是有人文精神的。”

在一些哲学家那里，人文精神包含了宗教精神，颇能代表部分学者对于“人文精神”的理解，当然，用来解释西方社会的人文精神，应当说也是十分贴切的。换句话说，宗教精神在西方人那里，就是人文精神的重要部分，或者说是可以从宗教世界中看到人文的世界。

随着社会的开放和思想解放，宗教活动在中国已经不再成为一种禁忌，大学的课堂上也开始讲授《圣经》，当然不是从宗教神学的角度，而是从人文的角度——西方社会是怎样认识世界的起源的，与中国的世界起源说的比较又怎样。《圣经》包括《旧约全书》39卷、《新约全书》27卷，共66卷。《旧约全书》是从犹太教继承下来的，收集了自公元前11世纪末以来流传的古代律法、典籍。全书在公元前62世纪逐渐形成。大致可分为律法书、先知书和圣著三个部分。律法书包括《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申命记》5卷，又被称为“摩西五经”。约在公元前444年左右成书。律法书各卷收集了希伯来人的古代传说、神话故事和民族历史，记载这一民族有关宗教祭祀、道德规范和判罪量刑的律法。如《出埃及记》中记载的最古老的希伯来法典，即“摩西十诫”。

《创世纪》大概是古希伯来人关于世界起源的传说，像中国古代典籍一样，其成书也经历了口述流传的过程，人物形象在口说流传过程中越来越鲜明，故事情节也越来越完整。其主题一是介绍创世的故事，展示其历史观；二是解释人类罪恶的来源，阐述其原罪；三是扼要表明上帝对人类的拯救，通过洪水惩罚恶人，拣选以色列人为神治民族来论说其神启观。即使这带有浓厚神学色彩的篇章，宗教学家们认为，“《圣经》对至高上帝之美、受造万物之美、以及信者心灵之美的赞颂，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并影响了西方哲学中对美的认识和理解；《圣经》对原罪与堕落的展示，则形成了西方哲学中善与恶、罪与罚等道德伦理观念；而《圣经》对于亚当、夏娃和毒蛇命运的剖析，也触及到人的意志自由

和为此要自负其责的思想。”<sup>[2](P398)</sup>

宗教原典最终成为人文精神的源头，上帝、原罪的神学最终成为善恶、罪罚的道德伦理以及自由意志与人类要为自己负责的思想，颇能说明一种文化现象的异化。“宗教信仰和崇奉的神是人的造物，神的本性本质上是人的人性的自我异化。宗教的一切表现形式，如宗教观念、宗教感情、宗教行为、宗教制度，实际上都在表现人对神的依赖、敬畏、皈依和服从，在内容上体现为人与神的关系。人与神的关系是一种宗教关系，但是，既然神是人性的异化，神是人的投影，人与神的宗教关系本质上便是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的反映与表现。这种观点就为我们具体分析宗教的本质、功能和历史作用问题提供了一个一般性的原理和方法。如果人与神的宗教关系所表现的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具有历史的合理性，那么，尽管表现它的人和神的宗教关系是颠倒的、虚幻的，但它的社会意义也具有历史的合理性，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有可能起进步的积极的作用”。<sup>[5](P17)</sup>人需要为自己的行为和思想作出解释，人也需要对世界做更进一步的了解，宗教实际上是人类的解释自己、了解世界的一种表现，当这种表现突出强化之后，我们就再不能以一种对待宗教的模式来认识它。《圣经》虽然是宗教的经典，但在基督教成为西方社会的主导之后，西方社会的一切创造性活动实质上都在围绕其而展开，哲学、文学、历史等等人文学科都是基督教的某种再现，尽管西方社会各种思潮波涛汹涌，前后相继，哲学、文学、历史、艺术逐渐脱离了神学的外壳，“人性”更加成为现代社会的主题，但我们还是可以看到，作为宗教原典的《圣经》依然在西方社会、乃至东方社会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而作为古代文明的典籍，《圣经》依然是哲学、文学、历史、艺术的创作源泉。

生活在西方社会而不了解《圣经》，几乎是不可能的。当我们聆听西方音乐时，如果不了解《圣经》，则无法从根本上领会和欣赏西方音乐；当我们面对大卫、最后的晚餐等雕塑、绘画作品时，如果我们没有读过《圣经》，则无法产生艺术的共鸣。在哲学、文学、史学等领域更是如此。80年代的大学生所使用的教材大多还有着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烙印，一些外国文学史对作家、作品的评价，让人始终不得要领。现在看起来，不得要领不仅在于解读的价值判断、思想观念不同，更在于文化背景的不同，那就是，要理解西方社会，必须读懂《圣经》，由此出发，了解作者与作品，更准确地描述西方社会的各种现象。

#### 参考文献：

- [1] 王辑思. 中美外交“误解”何在 [J]. 南风窗, 总第 302 期, 2006-01-16.
- [2] 卓新平. 圣经鉴赏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2.
- [3] 杨周翰等主编. 欧洲文学史 [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9.
- [4] 施密特. 基督教对文明的影响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 [5] 吕大纲主编. 宗教学纲要 [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3.

(责任编辑: 李素菊)